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第十八回 一士作色二士失色 非路為權惟財有權

建威說到寧商所以袖手，所以敢首犯清議，別有一個原因。圖南愕然問道：「可是寧商與外人別有秘密交際麼？」念祖道：

「想未必然。殆由好貨之心，勝於好名之心，公理既不敵私情，清議自非所顧了。」懷祖道「中國人講私德的尚多，能知公德，知之又能實行之者，要無幾人，寧商自亦不免此病。」建威道：

「秘密交際，尚無所聞，弟不敢妄言。好貨的心腸，豈獨寧商？公德之不明，又豈獨中國人？如彼外人，若真是講公德，還肯薄待華人麼？」念祖道：「我數人所揣，既皆不中，兄所謂原因又何在呢？」

建威道：「愛親者不推以愛其鄰，愛鄰者不推以愛其鄉，愛鄉者不推以愛省郡，愛省郡者不推以愛其國。其初各守家室各居田井，隱隱已種下省界的惡因。後來二三志士，見政治之腐敗，思大有所改革，苦於無所著手，乃退而謀地方自治。至今並未得志，卻因是將省界兩字，如在人人腦中，又添上一重刻畫。故寧商為其公所，不惜解囊贖金，以養罷工之工人，俾之安心，不以饑寒易志。抵制的發現，在我輩認為同胞全體公共之利害，在寧商目中，只見多數之粵人，少數之閩人，與彼無所關涉。既無關涉，我輩謂彼為袖手，彼方自謂守分，我輩謂彼為犯清議，彼且謂我為謬談。推原其故，皆由先有省界的惡因，才有破壞的惡果。若然，外人種種凌虐粵人者，以施之於彼寧人，一經有人發其覆，抉其真相，彼寧人之死爭力拒，恐猶勝閩人、粵人萬萬哩。」

懷祖頷首道：「此論可謂推勘入微，但目前大局，決不是一省一郡所能支撐。既已種是惡因，若不急急融化，後來現生的惡果，尚不知如何景象哩。」去非奮然道：「南越慰佗，何遽不若漢？我粵人便當聯合閩人，破釜沉舟，與外人十年二十年，永遠爭持，不廢禁例，決不甘休。」念祖擊節道：「豪哉去非！凡為男子，凡為閩粵之男子，皆當諦聽斯言！」三麻子搖頭晃腦道：「是呵！不拼著剜些肉，滴些汗，無頭無面，就此解散了，不要說給彼國笑，也不要說給別國笑，先要給省港兩外的苦力笑歪了嘴呵。」

懷祖道：「省城的苦力也有什麼事？可是不代外人上下貨物麼？」去非道：「不上美貨，初議抵制時，確也有這一條，後來並未實行。且美貨不盡裝於美船，非商家殆難分析。既有定貨的商人，工人又不能盡辨其為何國之貨，即實行亦屬無濟於事。」建威道：「此條利少而害極深，不實行倒是萬幸。但省城苦力究竟做些什麼事呢？」圖南道：「美兵部大臣不是到過上海麼？後又從上海到我廣東。」

建威道：「塔君以不滿工約為我同胞所禮重，但據傳聞，彼於商界學界或者猶不致過相歧視，若我同胞之為工人者，亦復多所厭憎。故自其到上海後，遂令人悵然失望。不知後到廣東，曾有所發表麼？」去非道：「塔君到省，節度適臥疾，命屬僚款待，席間不過說些酬應的套語。懸揣其情，彼以外人言外人，決不能謂華人是外人非的。但我苦力家得知港中前事，已先互相警戒，學界中又有三數有暗中游說，遂益人人以為外國人之輿夫為恥。塔君抵埠，也幾乎不能上岸哩。」

建威歎道：「感情之厚薄，真正勉強不來。我獨不解，今之商人，何竟工人之不若？彼輩不自恥，我轉代為厚顏了。」

圖南長吁幾聲，徐徐發言道：「商人不足責，我責官吏。小吏不足責，我責大吏。尋常大吏不足責，我責廣東號賢者負時望之大吏。」

建威道：「是為禁演說麼？那人從燕雲起的議，正名定罪，斯為其首。」圖南搖頭道：「燕雲之禁，猶是一紙的空文，不如廣東，竟有因而下獄者。」懷祖、建威驟聞是說，都覺駭然。

圖南又道：「此事起因，是由彼領事行文，指名提倡抵制的兩人的姓名，謂為可惡，索請提究。兄等试想，彼國之工黨以前集眾演說，排斥華工，我公使領事何嘗過問？後來彼國之新憲法，明定公家不僱華人為職業，彼國之工黨相誓不用華貨，以為政黨商黨助。立禁約之報酬，我公使領事又何嘗過問？今我於三十作餘年後，張皇奮激，又且空言多，實事少，彼領事乃遽不能容，苟其自省，能無內慚？我廣東之大吏，熟聞我粵人呼天吁地，不能出一謀，畫一策，拯我粵人。又並不敢備一紙書，詰問外人，屍位素餐，已是辜恩溺職。今因彼領事一言，承命不違，急急授意屬僚，捕我同胞，致之於獄。弟千思萬思，不解外人何德於大吏？我粵人又何仇於大吏？乃忍心害理，一至於此！」

懷祖歎道：「晚近官吏，虐民以媚外，是其長技。若問何心，不過是保全祿位的心腸；若問何理，不過是長享富貴的道理。德可為仇，仇亦可以為德，顛倒反覆，總不出名利的圈子罷了。」建威道：「兩君現在尚在獄中麼？」去非道：「此事發現後，我同胞為之嘩然。雖勢力不逮，無如彼領事何，無如彼大吏何，而道路以目，謗言繁興，大吏亦有所聞。殆自知其顏之過厚，故兩君未久即出。然為公眾求便利，所志未遂，先自受數日之不利，且不在外國而在中國，不在商埠而在內地，兩君可謂不幸！」建威道：「是豈獨兩君之不幸，固我同胞全體之不幸，時事至此，尚復何言！」

只見張氏自內倉皇走出，謂懷祖道：「適聞陳姊所談省港的情形，竟尚有如上海。甚至居東遊學之同胞，亦時因此事與彼中人相抵牾。從前嘗有人謂苟行抵制，則諸國皆將助我，吾輩私議，早知其為無根之談，再證以今茲所聞，益見其謬。大約除自求外，斷斷無人可求，除自助外，斷斷無人能助。乃聞圖南先生亦復改主改約，不知僅為商人學生謀，抑兼為工人謀？如僅為商人學生謀，則舊約本無苟待的明文，如兼為工人謀，恐非改約所能有效。」

圖南道：「鄙意改約當為工人謀，必將禁例所尤苛尤酷者，明著於約，概令剔除。雖自知今日之約我可改，明日之例外人又可添，始終不能獲濟，但為廢例之議，累言而不見信於人，將伯空呼，孩拳莫奮，不得已降格相求，冀有萬一之效。猶為廢約風潮所排沮，卒不相入。今已廢然自退，不復與三五少年，輕相饒舌。會值路權之說，紛騰一時，投身其中，既聞達官長者之緒論，艱難曲折，尤異尋常，措施之間，允難滿意。比來意氣消沮，頗思杜門息影，自娛歲月，不復預人間事了。」

懷祖道：「弟與建威專誠一致，為抵制效奔走，第聞直省互爭路權，卻未深知其詳。」圖南道：「我粵人言粵。路之大者凡四，九廣為一路，潮汕為一路，省澳為一路，最大則為粵漢，費本先貸之美人，美後售於比，粵人以其違背合同不得轉售之條，起與湘人、鄂人合辦爭執，收回自辦。其時外人已經動工，既議自辦，所有該路各項工程，外人必向我索償，事理至明，無待再計。故下手第一著，即當籌劃資本。乃三省人士，議論紛紜，久而未定。最後粵人創議，分省各辦，援引輪船三公司以為前例。」

建威詫異道：「第聞蘆漢鐵路名為比資，實則俄法於其後，外人辦中國路，猶能合本共謀，我華人自辦之路，又是同一界線，如何要分什麼畛域呢？」

圖南道：「正為是故，我粵人亦有異議。然二三主持之巨紳，別有隱情，我足深責。且並非一成不變，將來境過情遷，或者仍歸合辦，猶不可知。所最難解者，以三省官紳商之財力，首期償費三百萬，不能自籌，猶必出之於借。」

懷祖道：「三百萬之巨費，雙須全數實銀，或者一時不能湊集，因發借券，向民間告貸，是亦歐美常行之例，毋足為奇。」圖南笑道：「懷祖兄以為是我國民所借的麼？咳！息借哩！昭信股票哩！紳富捐哩！皆以借始，以捐終。信用久失，是萬萬不能募集的。然三省凡若干州縣，何縣何地無積存的閒款，每縣酌提萬金，不足則紳商濟以私囊，又不足則公家助以官本，三百萬實銀，悉索敝賦，何致竟爾束手？」建威道：「目前公家之掌度支者，無一人不仰屋，無一省不羅掘，安有餘力傍顧路政。圖南兄這一策，恐不可行罷。」

圖南道：「他款姑不論，如存典生息的銀兩，何妨提歸鐵路，令其承認息銀？不過公家恐鐵路投本在一日，收利不可以歲月計，挹彼注茲，寧無顧忌？公家尚且有顧忌，私家自然要懷疑觀望了。迨至外人承認撤銷合同，亟須劃撥償款，以待簽定。處

此間不容髮的時候，粵人熟視之，湘人、鄂人亦熟視之，袖手默坐，聽命於大吏。大吏亦不聞有能籌全局，防後患，乃出於借。借又不商之民，乃商之外人，商之外人，又不於其私人，而於其政府。」

懷祖道：「我聞蘆漢為貸外款，故一切管路管工的權利，盡舉以授外人，雖有督力，不啻傀儡，其下雖有總辦、文案、收支種種的名色，不過大傀儡外又添無數小傀儡。在外人以厚薪為報酬，在若輩只可稱為蝕本的蠹蟲。粵漢這條路，費如許唇舌，如許時間，久而久之，卻只定了退狼進虎的計策。大吏不足道，三省人士竟又睡熟不成？」

圖南道：「此番貸款正約，只訂明抵款的專稅，還款的年限，管路管工等項未提一字，與通常借約無所出入。但既指明為贖路之用，萬一將來還款不能如期，粵漢這條路便難脫然於借約之外。」

建威點頭道：「若至彼時，以政府與政府交涉，視彼之以公司出貸者，利害相差，不啻十與百的比例，怎不令人毛發俱悚哩！」圖南道：「傳聞正約而外，別有密約，就是指的路工。以理度之，自當不宜有此，萬一果如傳言，譬如以彼易此，前者轟轟烈烈，以愛國倡天下先，如今思之，只算是個兒戲，可堪浩歎麼？」

建威道：「於此不能不服日本人。彼之初造鐵路時，政府貸之外人，其民嘩然，迫令還款，卒以己力，先成七十里，爾後漸推漸廣，幾遍全國。論其區域，不過我一大省，論其丁口，不過我百分之一，何彼舉事若是易，何我舉事若是難？借鏡對照，不必論再兵力的強弱，軍事的勝負了。」

圖南道：「抵抗外力的思想，日本人固強，中國人也並不弱，即如川漢，處於英法兩大的旋渦，卒能毅然決然力為排斥。因是，如贛、如浙、如皖，相繼並起，其後來究竟，雖猶茫茫，若僅就現在說，大都並志一心，不肯絲毫借助外人，且推此心以及於省界。至有該路股票，不在本籍人的手中，即不承認之議，其排外思想之強弱，可以想見了。」建威道：「一省疆界，每與他省犬牙相錯，若兩路能銜接，猶可勉強劃分，若在此為乾，視一里猶急，在彼為枝，視百里猶緩者，省界一分，各相逆阻，還是半途中止，還是用強權侵佔？若主中止，路未完則利不厚，且將得不償失；若主用強權，一國之內，自生殘嫉，設有坐乘其敝者，將如之何？圖南兄，這省界兩個字，萬萬不是好事呵！」